



政協界首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序

界首古名“界沟”，位于安徽省西北边陲，皖、豫两省交界处。颍水横贯市区，酷似一素色银练，拦腰缠绕，两岸土质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热诚好客，是淮北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

秦末，陈胜部将吕臣曾起兵于此；东汉光武帝也曾逐鹿于此；宋朝绍兴年间，著名的顺昌大捷，宋将刘锜曾大败金兀术，追至界沟，隔沟相持八年有余，自此，界沟遂名于世。城关颍河南岸的刘兴镇是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的故乡；清末捻军小首领朱在东，哥老会大督都郭其昌都在这里竖起了反清大旗。纵观历史，每当民族、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界首人民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御敌无策，悍然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一时黄水四溢，界首以北俱成泽国，而界首却偏居一隅，成了沦陷区通往国统区的交通孔道，顿时商贾云集，人口骤增，畸形发展起来。革命志士与国民党的官僚、兵痞以及形形色色的汉奸、特务等，鱼龙混杂，彼此明争暗斗。当时的界首形成了一个与上海极为相似的“冒险家的乐园”、“劳苦大众的地狱”、“革命者的战场”，一时名噪全国的“小上海”。昔日镇内，店堂林立，昼夜车水马龙，牲畜市场，全国有名。市内的文昌阁、清真寺、东狱庙等各领神奇，是游人的好去处。

一九三九年秋，刘少奇、徐海东等曾途经界首，给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战争时期，陈粟大军多次转战在这里；豫、皖、苏行署也都驻在界首附近，领导边区人民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近几十年来，界首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拼搏，浴血争斗，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为了承先启后，泽被子孙，用生动的史实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从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中，选择部分文稿，汇编成册，定名为《界首史话》。在浩瀚烟海的史实中，我们虽只攫取了一鳞半爪，零篇碎章，但它却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时代风云变幻，山河变迁。这些作品，大都是作者亲闻、亲见、亲历的乡音史实，它会使我们产生联想和记忆，虽有不少的辛酸和悲感，但更多的则是喜悦和振奋。为了办好这个刊物，我们殷切地期望政协委员、各界人士还要多加精心哺育和热诚地扶持！

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县志办、党史办等部门的大力襄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由于时间仓卒，编写水平所限，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和广大读者给以斧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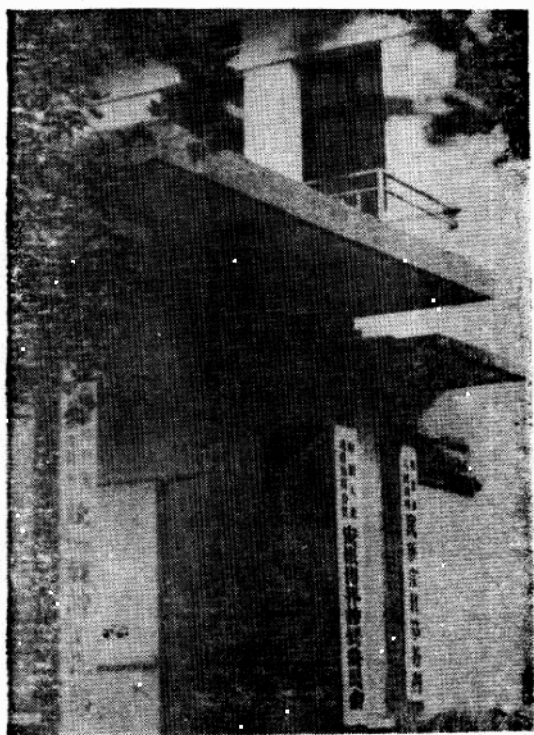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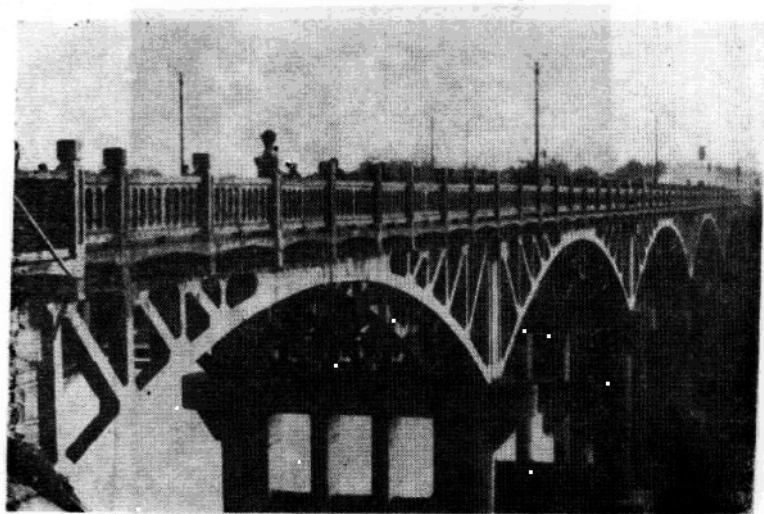
前車之鑒

惠反子孫

王福榮



政协大门



沙 河 大 桥

特 大 形 式



七七纪念碑

神州



清 真 寺

目 录

序	(1)
红巾军领袖——刘福通	郝心恒 (1)
郭其昌与哥老会	戚跃华 (4)
捻军朱划子起义始末	马广平 (11)
抗日时期的界首三镇	郝心恒 (14)
抗战初期界首地下党的斗争	丁兆一 (25)
回忆中共界首特支	李 轩 (32)
忆界首县的开辟	吴忠培 (35)
我在界首工作的回忆	张柏园 (46)
陈粟大军在界首	县党史办 (48)
界首支队	县志办 (55)
刘贯一策动界首兵暴经过	杨民清整理 (59)
张大桥之战	孟绍周回忆 刘志超整理 (61)
肖之楚杀黄团	郭云生整理 (63)
朱彬遇难记	戚跃华 (65)
忆乔道三市长	张大之 (68)
乔故市长二三事	郝心恒整理 (75)
国民党统治时期界首三镇的小学教育	戚跃华 (79)
界首市时期的小学教育	教育志编写组 (83)

马金凤三进界首	郝心恒整理	(85)
回忆界首抗战初期的戏剧活动	李培仁	(89)
界首清真寺的变迁	李慕唐 马慧杰	(92)
基督教在界首	戚跃华	(95)
王朝隆先生轶事	王之舟	(98)
李慎五先生轶事	尚荣光	(101)
王宪邦先生轶事	王之丰	(103)
刘慎卿先生轶事	卫生志编写组	(104)
任效文先生轶事	卫生志编写组	(106)
新阳城遗址及传说	郝心恒	(108)
大沙河的来历	田俊整理	(111)
界沟的传说	王永达整理	(114)
文昌阁的传说	卢跃齐 郝笑梅	(117)
汉光武帝的几个民间传说	王从中口述 郝心恒整理	(118)
关帝庙的来历	汤志勇 王永达整理	(120)
金头玉辇的传说	郝心恒整理	(129)
旧志摘抄	摘自《界首一瞥》	(132)
抗战时期界首三镇的妓女状况	戚跃华	(136)
√汤恩伯在界首二三事	纪英才	(141)
戴笠与界首	县志办	(143)
饶绍周其人	纪英才	(144)
民间帮会组织——红枪会	刘慎五 郝心恒	(148)
征稿启事		(150)

红巾军领袖——刘福通

郝心恒

一、生平：

刘福通（1321——1365）界首县刘兴镇人（该镇原属颍州阜阳县管辖）家巨富，性豪爽，早年入白莲教，广结教友，颇有声誉。元顺帝时，黄河南徙，泛滥为灾，豫、皖两省边境尽成泽国、人民饥寒交迫，众皆苦之。公元一三五一年，丞相脱脱决定由工部尚书贾鲁主持修治黄河。贾以引黄入淮的建议获准，遂督工挖小黄河（即贾鲁河），自郑州北之花园口引黄河水注入周家口之颍水。是时，颍水势小，河道常年淤塞，流水不通、黄水拦入，难以倾泄，民俗名为“黄泥沟”。

贾鲁乃据情复奏，言及颍河须开掘，加其深阔，以利导流之便。顺帝准之。贾鲁即沿颍河东下，查勘河道。至界首。闻刘巨富，宅跨颍河两岸。南岸是庭院，北岸是花园，中有木桥相通。贾鲁在留住刘家期间曾浏览花园。见有两匹白梅花鹿甚为珍奇，贾欲索之，刘执意不允，贾怀恨在心，遂藉拓宽河道为名，阴谋毁其宅。

公元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人曾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又调安丰戍军二万负责监督。民夫困于劳役，兼迫饥饿，人心怨忿，大起义的怒火，一触即

发。

刘福通鉴于当时的公仇私恨，乃蓄意造反，连夜命石工造石人数具，五官四体俱备，唯缺一眼，私下将石人埋于颍河下游河道内，并造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借助传教之便，一时在挑黄河的民伕中，不胫而走，众皆哗然。

未几，贾鲁督工掘河至界首，尽毁刘宅，及至下游，果掘出石人一具，缺一目，背部并镌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民众及挖河民工以为应谣，造反乃天意。刘福通即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竖起了第一面反元大旗。因其众均裹红巾为号，故称“红巾军”。

刘福通英勇机智，高瞻远瞩，胸怀阔大，亲率数十万大军，先后转战于安徽、河南、山东、河北数省，动摇了元人的统治，给明朝的建立奠下了基础。

公元一三六三年（至正二十三年）汴梁失陷，刘福通与韩林儿退守安丰（今寿县）。不久，张士诚派将吕珍围安丰，韩林儿告急于朱元璋，朱元璋率师往救。1365年，刘福通溺死于滁瓜。从起义至事败牺牲时止，先后历时十五个春秋，我们从整个斗争过程中，认为刘福通所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功绩不让陈涉，许多地方还应多于洪武而无不及。可惜史实记载既难窥全豹，也多疏漏，很难完全恢复英雄的杰出形象。至今仍为历史上的一件憾事。

二

胜迹：

A、刘福通故宅遗址：原址座落在界首县刘兴镇西刘营

碑楼街北首高台上，至今地面上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刘家后人在挖土建房时，仍不时掘到早年的房基。“文革”期间，修翻水闸时，曾掘出石狮、石人各一个，据说即为刘宅遗物。（现存故宅遗址附近）

B、刘福通花园中的古松：据《界首一览》（1944年版）记载刘福通花园（今之皂庙）内，有一天马行空古松，枝叶繁茂，三十华里外即可见如天马在空中飞行然，当时皆称之为“神松”。一九三〇年为冯玉祥部肖之楚师长购伐之，与其母作寿木，于今景物皆非矣。

三、附注：

刘福通是何地人？争议很大，史书记载，只说刘福通是颍州人，没有讲清到底是颍州什么地方人。我们说他是界首县刘兴镇人有如下几点依据。

A、刘兴镇仍住有刘姓后人。我们召开刘姓老年人座谈会，他们仍能追忆起义原由，以及宅基地址情况，据他们说一九五九年曾将刘氏家谱交给当时修志人了。后来由于人员变动及政治运动，被遗失。

B、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界首一览》，曾载有刘福通起义造反的条目。按当时刘兴镇即属颍州阜阳县管辖，后来行政区划变动，刘兴镇才划归临泉县，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始划归界首县管辖。

C、太和县志曾载有：刘福通起兵反元，太和人民大都响应，参加红巾军。一三五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率十万大军驻扎太和，镇压起义军，通过反复斗争，太和人民死亡殆

尽，存者不过二百户。

元史记载有沈丘县（即今之临泉县）察罕帖木儿（本蒙古人，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收河南，遂家沈丘）因是元室功臣后裔，颇有势力于地方，当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时，察罕帖木儿曾组织地主子弟，号称“义兵”，专与红巾军作对，刘福通多次受挫于察罕帖木儿。

根据上述史实记载，围剿刘福通红巾军的也先帖木儿驻扎太和（西距界首60华里）；察罕帖木儿起兵于沈丘（今之临泉县北距界首45华里）。都在界首周围，故推断刘福通的家居界首县之刘兴镇比较可靠。

郭其昌与哥老会

戚耀华

（一）哥老会发起的时代背景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日益腐败，对帝国主义百依百顺，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土上任意开矿山、办工厂、筑铁路、开银行，大肆搜刮；海关、盐务、邮电由帝国主义控制，榨取财物；允许帝国主义在我国划租界、驻军队，并享有“治外法权”，任意压迫群众。老百姓的血汗被洋人吸吮，生命被洋人掌握，丧权辱国的事被清朝干尽作绝。

与此同时，仅以淮北来讲，自1841年到1887年的47年内，黄河在河南省境内决口5次，淹没豫东和淮北无数庄田。在不

闹水灾时，大旱小旱年年不断，蝗虫侵蚀屡见不鲜，土豪劣绅横行霸道，贪官污吏广征暴敛，清朝官兵明抢暗夺，成群土匪抢劫强奸。水旱蝗虫，官绅兵匪为害，弄得百姓走投无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如此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亿万被压迫者对清朝恨之入骨，千刀万剐也难解血泪之仇；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宁肯粉身碎骨，也要将它斩尽杀绝；对帝国主义则愿流尽鲜血，将其驱逐出境。

（二）郭其昌创立哥老会

光绪年间，安徽颍州府太和县界首集（即今界首县界首镇）北的大郭寨武举郭老德（名尧曦、字德裕）与武举郭老祥（名尧云、字祥岚）兄弟二人，同郭老德之次子、武举郭其昌，因痛恨清朝腐败，便密谋由郭其昌出面，联络侠义之士，起兵造反，为民除害。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农历二月初，武举郭其昌约河南沈丘县武举马铁通一道赴京会试，想再升一步提高声望，便于号召百姓和开明士绅，联合起来反清驱洋。途中在开封结识了清朝当时在任的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之子程绍周。程绍周对清朝不满，欲谋起义，郭其昌与马铁通在程的怂恿之下，半途折回，积极筹划起义之事。

在郭其昌、马铁通、程绍周三人的积极奔走下，很快就得到大批同心同德的人士响应，其中有能文能武的士绅李资贤（太和县大黄庙人，即今界首县大黄公社），太和县税镇侠义好汉徐国华，太和县私塾先生李和风，太和县知事袁学昌的保镖岳山，衙役头目李虎，以及许多破产的农民。

由郭其昌倡议，起义组织名叫哥弟会（又名哥老会），

意思是：凡参加哥弟会的人，不论身份高低，一律视为手足，亲如兄弟。宗旨是：反清、驱洋，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绥靖天下，保护百姓安居乐业。

（三）郭其昌和蔡老安不谋而合

蔡老安名振国，字安帮，太和县张菜园人（今界首镇环城公社），因为他武功好，好打抱不平，老百姓都尊称他蔡老安。光绪十五年（1889年），洋神甫想在界首集设福音堂，看中了蔡老安家一块宅基地，蔡不肯出让，洋神甫便告到太和县衙。蔡老安吃了官司，受到酷刑，从此他十分痛恨洋人和官府，立志要杀死太和县知事袁学昌，报仇雪恨。

离张菜园八里的肖寨村（今界首县肖楼公社），有个武士叫肖天锡，蔡老安便去同他策划杀袁知县的事。蔡、肖二人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大喊一声：“大胆刁民，竟敢反官”！说着便抓住蔡、肖二人，“走，到县衙门去”！

肖天锡根本不吃这一套，刚要还手，一看是武举郭其昌，便笑着说：“原来是郭老爷（举人称老爷），请坐”！

郭其昌拍拍蔡、肖二人的肩膀说：“二位兄长，咱们不谋而合”。于是三人密谈了一阵，约定时间再会，欢笑分手。

（四）哥老会首脑大聚会

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联络，加入哥老会人员已有千把人。郭其昌便通知众首脑，定于三月三在界首集大义门内郭家开的山货店——德祥号聚会。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三月初三日，郭其昌的父亲郭老德与叔父郭老祥二位武举，以设宴为提督程文炳的儿子程绍周洗尘为名，约蔡老安、肖天锡、马铁通、李资贤、徐国华、李和风、岳山、李虎等人作陪，

群英集会，密谋大事。

席上，私塾先生李和风说：“常言‘兵有头，寨有主’。咱们要立个会首，方可行事”。

众人异口同声公推郭其昌为会首。

郭老德推辞道：“犬子其昌固然武艺尚可，志高胆壮，然而年轻识浅，难当重任，理应由贤侄绍周为会首”。（郭其昌生于清朝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此时年24岁。）

经过磋商，确定郭其昌为兄弟会的总督，程绍周为协统，马铁通为武英军师，李和风为文华军师，蔡老安为红旗都督，肖天锡为黄旗都督，李资贤为兰旗都督，徐国华为镖兵统领，岳山与李虎仍潜伏在太和县衙里通风报信，里应外合。

（五）陶庄湖一场血战

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夏，界首集一带发生蝗虫，太和县知事袁学昌假惺惺地表示关心百姓疾苦，由颍州府借到一批人马，以到界首捕蝗为名，乘机搜索哥老会众弟兄。哥老会也正想趁机围攻官兵，然后打进太和县城，活捉县知事袁学昌。

后来据蔡老安讲：当时双方在陶庄湖相遇（今界首县田营公社），打了一个多时辰，由于哥老会的人平时没有集中训练过，战斗配合很差，顾此失彼，伤势严重。为保存实力，郭其昌急令蔡老安，由他二人各带十余名镖兵佯攻作掩护，由军师马铁通带其他兄弟迅速向北退却。

在退却中，马铁通横冲直闯，留在最后面抵挡，不幸负伤被俘。郭其昌退到界首城内，清兵搜捕甚紧，为了百姓的安全，郭其昌挺身而出，英勇被缚。随后，郭、马二人便被关押起来。蔡老安和十几个镖兵急忙突围南下，日夜兼程，跑